蜀中廣記

二八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七十三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三

川西道三

神仙傳云李意期者蜀人傳世見之或以為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千里一日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鄽人未曾見聞說者

意不解意期為撮土作之但盈寸其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或乞食得物對面與貧人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冬夏單衣髮長剪去之皆使長五寸或二百日三百日不出窟劉玄德欲伐吴報關侯之怨使迎意期問吉凶意期不荅但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訖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去先主不悅果為吴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器甲軍資略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略不

對答但占其顏色若歡悅則善慘戚則皆惡後入琅琊山
中不復出也　按綿州志云富樂山洞靈觀李意期修煉
所傳聞意期於寶蓋山白日昇舉移時猶聞笙樂之音
魏了翁朝貞觀記畧云出少城西北為朝貞觀觀中左列
有聖母仙師秉烟葛女之祠觀西有武侯祠是丞相亮故
宅也故老相傳亮有女子宅中乘雲輕舉唐天寶元年章
公始更祠為觀奏名秉烟　按寰宇記諸葛讀書臺在章
城門路西今為秉烟觀

方輿勝覽云長生觀舊名碧落觀在青城縣北二十里昔
有范寂字無為劉先主時栖止青城山中以修煉為事先
主徵之不起就封為逍遥公得長生久視之道劉禪易其
宅為長生觀有巨楠高數十尋圍三千尺世傳長生手植
上有赤城閣陸游詩云斷雲浮月磬聲殘木影如龍布石
盤偶駕青鸞壓世寰閒吹玉笛洞天寒奇香滿院晨炊樂
異氣穿巖夜沐丹却笑飛仙未忘俗金貂猶帶侍中冠
按畫苑孫太古畫碧落侍中范長生舉手整貂蟬像特妙

太霄經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累世見之號曰百歲翁人往問事阿無所言但見阿顏色若欣然則吉若慘慼則凶若含笑則大慶微歎則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不審也有古强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强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刀往阿見而怒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以擊石刀折壞强竊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强曰汝愁刀敗耶强言實恐父怪怒阿乃取刀磋石擊地刀復如故强隨

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輾脚皆折阿即死强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强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强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　按李石龍迹觀記略成都府十里有道士觀唐乾寧間桂州功曹楊素故宅也九幽拔罪經云李真人阿常居此　又按洪雅志李阿真人煉丹於金釜山宋乾道七年十月勅封觀妙真人誥詞云仙者古不死之謂也其精爽寓世猶人焉阿著跡典午今代煉形洪雅之山悵雲龍之飛騰想風

雨之來下爰一道家之流錫以真籍之稱慰民所依其永
綏祐可特封觀妙真人奉勅如右
真誥云侍帝晨有中郎直事四人如世之尚書也為戴淵
公孫度劉封郭嘉今見在職封者是玄德之養子玄德今
為北河侯與韓遂對統屬仙官註云魏武孫權今位任皆
高劉職雖小而隸仙官矣
雲笈七籤云晉道士張蓋翁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岷山
丹方其法鼓黃銅以作方諸承取月水又以水銀覆之致

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
汞暴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花水服如小豆大百日盲者
能視百病即愈髮白還黑齒墮更生

晉劉亮彭城人泰始中歷黃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
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太宗嘉之下詔褒美亮
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
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
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之至食鼓後心動

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亮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出南宋書

晉鄧寶彭縣人事父母至孝其家酤酒得利即奉甘旨常有二客過飲見寶事親盡禮每嗟異之歲餘謂寶曰汝孝行可嘉學道有緣寶聞異之潛隨其後行二十餘里過江亦不陷溺及與登山見其前後廊廡深廣奇花怪石皆神仙境界二客見寶笑曰汝亦來耶引之周覽不覺饑渴謂寶曰汝離家久母念成疾與藥兩丸令救其母遂出回顧

舊處無復所有至家已二年矣寶以藥獻其母疾愈壽百餘母終結廬墓側其後二客詣廬名入葛璝洞天
崔鴻蜀錄云西山范賢一名長生岩居穴處求道養志李雄欲迎致以為君長不就乃尊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　按
方輿勝覽青城有老人村昔潛夭張不羣入山採藥浹旬不返見一叟致敬而問曰吾族本丞相范賢之裔范公知李雄之祚不永挈吾輩居此為終焉計圖經云即老澤也
馮真人名蓋羅廣漢人居合州龍多山山有臺高十餘丈

俗名石囤真人煉丹其上婦汲水於松下獲茯苓如嬰兒
狀蒸餌之舉家十七人同飛昇時晉永嘉元年七月十五
日也後人建仙臺觀繪像事之宋淳熙初以真人事狀于
朝賜號冲妙上有丹灶仙洞飛仙泉大夫松今泉洞尚存
按何騏龍多山仙臺詩曰世路聱牙赤水過故升天險
問龍多書中舊識唐公昉圖裏今聞馮蓋羅
搜神記曰吳猛蜀郡人小兒時在父母傍卧時夏月多蚊
而終不揺扇懼蚊虻之去我及父母也父母亡不立家室

雲遊登廬山過石梁見一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
猛飲之得道封為大洞君
晉袁彦伯羅山疏曰善道門户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
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
異巢當蟬蛻解骨石室中先有墟盛香得便掃除燒香令
此香具猶存
十二真君傳云許真君遜字敬之汝南人也弱冠舉孝廉
拜蜀旌陽令尋以晉室棼亂棄官東歸學道拔宅昇天

按元虞集旌陽祠堂記曰吾蜀之為土在地勢西南而尊高山川神靈多古仙人遺迹非必皆詭異荒唐之說也達高深之源據精氣之會以出變化而佐生成功業通乎古今惠澤遍乎邦域是故跡有顯異事有沿革歷千數百歲而不能忘者豈偶然與德陽有故令許君祠君諱遜字敬之其先潁陽許由之裔曾祖琰漢末避地豫章吳赤烏二年君生焉神明天詣讀書通天文地理音律五行經緯之學獵射中鹿子鹿母舐之大感動折弓矢去修神仙之術

得丁義神方於吳君猛受女師丹陽諶姆之教道成高隱
徵孝廉晉太康元年為旌陽令今德陽也道家謂之真君
葢當晉時天下分裂有國家者德化不足以撫安黎民久
矣真君以其道救彫瘵於亂亡誅物恠於幽隩往世者百
三十年其居豫章西山郭景純之所卜至今所謂玉隆萬
壽宮是也江湖之間名勝之地祠居之所大小不可勝數
尊親依慕俯仰寤寐如將見之神仙傳曰君在旌陽連歲
值饑民困於賦稅多所流亡君悉力救之然猶不足乃取

神丹點石為金雜諸瓦礫散後圃役貧不能輸者鉏治其間皆得金以充賦郡大疫多瀕死君出神方療之皆愈自是蜀人祠而祀之東南之民猶稱之曰許旌陽蜀自金末被兵國朝西征殆百年矣逃難解散幾無子遺至元中蜀始大定休養生息又且百年城郭井里漸復其舊富完安樂㢢為可觀獨旌陽祠尚未之復後三十年有何君震者來告於予曰德陽許君祠震悉力以成之蜀人罕知其遺事者震為河南憲幕得許君傳既倣而畫諸其壁矣請記

之以文予仰而嘆曰自許君來令茲邑幾何人矣何必人人有化金之術以濟其民乎明其政刑教以孝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焉則其為金亦多矣君子作事可法庶幾可繼焉不奪不厭以繭絲吾民者亦尚有所感也夫

先天傳云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六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頭髮鬒黑晉東渡後耆舊猶見之殆百餘年而顏不改每持一器茗往市粥之市人爭買旦

至暮而器中茗不竭州吏以犯禁縶之獄姥乃挈其鬻茗
器自牖中飛去　按姥蜀人也傳咸為司隸下教云聞南
市有蜀嫗作茶鬻賣而廉事打破其器具又云賣餅於市
而禁鬻茶於蜀姥何哉
劒俠傳云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日有
夫婦同詣山居攜一壺酒云今日離剡縣寂疑道路甚遥
安得一日及此其丈夫甚少而婦顏色過之夕以壺觴酌
許其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釘釘之乃抗聲高謌已而談

劒術俄自臂間推出二物展而喝之即二口劒也躍起在
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懼尋而匣之飲畢就寢及旦乃
空榻也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嬪寂具道之僧曰我亦
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寂辭曰少尚玄教不願為此其僧傲然
而笑乃取寂淨巾拭脚徘徊間已不見矣後再於華陽遇之
衞真人元嵩益州成都人少出家為亡名法師弟子聰頴
不偶嘗以夜靜侍傍曰世人洶洶貴耳賤目即知皂白其
可得哉亡名曰汝欲名聲若不佯狂不可得也嵩心然之

遂佯狂漫走人遂成羣觸物摛詠周歷二十餘年亡名入
關移住野安自制琴聲爲天女怨心風弄亦有傳其聲者
嘗謂兄曰蜀土狹小不足展懷欲遊上京與國士抗對兄
意如何兄曰當今王褒庾信名振四海汝何所往自取折
辱荅曰彼多讀書自爲文什至於天才大略非其分也兄
但聽看即輕介造遂關爲無過所乃着俗服出關却回防者
執之嵩詐曰我是長安于長公家人欲逃往蜀耳關家迭
送至京于公曽在蜀忽得相見與之交遊遂貫勝名士靡所

不詣即上廢佛法幷讖緯事周祖納之隋開皇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甦云見閻羅王問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為司命上士王曰若然錯追可速放去然卿識周武帝不荅曰曾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階陛甚識王曰可往看汝武帝去一吏引至一處門窻椽瓦並是鐵作於鐵窻中見一人極瘦身作鐵色着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因何苦困乃介荅曰我大遭困苦汝不見耳今得至此大是快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荅曰汝不知耶我以信衞元

嵩言毀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注之然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云無所見若其朝來我暮得脫何所更論卿還語世間人為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矣　按元嵩道觀在什邡縣城内名紫極觀其墓在縣衙左側有宋碑篆曰希微慧應衛真人墓端平丙申令吳中孚書立

大唐新語云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實軌為益州聞而名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

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屩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屩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名至降階與語桃椎一荅便去後不知其所終　按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椎者隱士也武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馬織履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棟平山白馬溪大盤石山石色氷素平易如砥可坐十人石側有樹垂陰布擭於其上暑熾之月茲焉如秋桃椎休偃於是好古

之士多來茲遊朱公或斲輪以為資前長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招以弓旌遺以尺牘並笑傲不答太子少保河南薛公稷初為彭山令聞其風而說之乃作茆茨賦以贈焉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或顯葢得道者薛公題讚其壁而還復數年鄉人時見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隱之石今亦不見巨木之下惟石洞存焉近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為碣立于洞門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

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　又按王剛中
重修安靜觀記畧云妙通真人姓朱氏其名字載新唐書
隱逸傳蓋生於周隋之間歷武德貞觀得道仙去莫知所
終然浮遊四方專務救民疾苦賢士大夫往往遇之或在
長安或在彭城不但蜀也而蜀人事之尤謹嘗觀竇高二
長史事迹探真人胸懷本趣則與齊益公所言治道貴清
淨而民自定指歸畧同竇軌怙威喜殺欲吏真人真人輒
逃去贈遺珍好弗納也高士廉慈惠務教化真人乃出見

之及詢以政真人瞪視不荅士廉亦黙識此曰是使我以無事治蜀也因簡條目薄賦斂而蜀果大治焉真人錫號妙通崇寧五年詔也觀名安靜重和元年詔也今觀皆一新惟真人繪像實廣政間周元裕所為中更順賊之變觀悉煨燼獨此繪像火弗能及風雨飄搖粉墨故在趙清獻公嘗記其異不敢更造

原化記云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採藥於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藥劚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此

人斸之不已漸深五六尺而地陷不止乃至十丈餘此人墮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分必死矣忽傍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濶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田遂告所以乃將小船子渡之民告之不食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柏子湯諸葅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

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謁遂將此民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皆金玉為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此人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於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寶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將捧接忽

有一赤衣童子拱之而去民又求得青珠又為青衣童子所收又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劒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衞殿庭竒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而民貪顧左右玉女玉皇曰汝豈悅此侍衞之美乎民俯伏請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須有功用不可輕致勑左右以玉盤盛仙果

視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所得之數即侍女之數也其果紺赤色大如拳狀若世之林檎而芳香無比民自度盡拱可得十餘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敕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真金服藥運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每見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可一歲餘民自謂仙道已成忽

中夜而歎左右問曰吾今雖得道本偶來此耳來時妻產一女纔經數日家貧不知復何如思往省之玉女曰君離世已久妻子等已當亡殘豈可復尋蓋為塵念未袪致此誤妄民曰我來一歲矣妻亦當無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諸鄰諸鄰共嗟歎之復白玉皇玉皇命遣歸諸仙等於水上作歌樂飲餞以送之其三玉女人與別各遺以黃金一挺曰恐至人世歸未得以此為費耳中女曰君至後倘無所見思歸吾置藥在金挺中取而吞之可以歸矣小

女謂曰金中有藥恐不復困吾知君家已無處尋唯舍東一擣練石尚在吾已將藥置石下如金中無但取此服可耳言訖見一羣鴻鵠天際飛過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鵠羣鵠亦不相驚擾與飛空回顧猶見岸上人揮手相送可百來人乃至一場中人物甚衆問其地乃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遂鬻其金為糧經歲乃至蜀時開元末年問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

九十年矣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訖時所生女適人亦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相尋故居皆為瓦礫荒榛唯故礎尚在民乃毀金求藥將吞之忽失藥所在遂舉石得一挺金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雖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去處乃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

玉皇即天皇也 原缺

[illegible]

之藏腑雖有病不難療也
外之科竅亦無由受病也況藥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
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以佐之藥
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
能取人之病哉此又譬如國家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
為念倘有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慜納其病
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効猶不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
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水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

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罪已滿矣今却歸島上峩化一白鶴飛去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求之不見

昇玄經曰仙人竇子明問于法師云向聞法師咨請真一太一未聞三一之訣當復云何既為一而復言三為一有三耶為三有一耶昔雖奉行未能曉了願為究盡使後來末學得知真要法師曰三一者正一而已三處授名故名三一所以一名三一者一此而三彼也雖三常一故名三一三一者何道初門未入真境得見一分未能捨三全一

是未離三雖未離三少能見一故名三一分言三不離一
故名三一子明曰此一者何所有也荅曰無所有而有問
曰無所有而有何故為有荅曰以無為有又問無何而有
荅曰得無為有又問得無為有者何義荅曰形聲虛偽故
又問何為虛偽荅曰不住故又問云何不住荅曰速變異
故又問雖速變異非無所有既云變異果是有物可變安
得云無邪荅曰向日變異者亦不言都無如虛空故但言
一切皆偽非真生者必死有者必無成者必壞盛者必衰

少者必老向有今無寒暑推變恍惚無常也　按子明江油人李太白之友為彰明縣主簿後棄官入圌山學道故名竇圌山馬初子明學仙未幾輒下山至橋側見一女磨鉄杵問之荅曰鉄杵磨綉針功久自然成遂感悟復歸修煉三載白日升天　又按輿地紀勝昭化縣西藥臺有竇子明丹灶其臺與爐皆鐫石甃成工極巧非今人所能為

神仙感遇傳云韋弇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下第遊蜀日與其友尋花訪異忽有請者曰郡南十里許鄭氏林亭花

丹方茂有出塵之致願偕遊焉弇喜之南十里果得鄭氏
亭端空巍巍橫然四峙山門以花闌砌以煙矗臺望之眞
塵外景也俄昇巨亭之上迴廊環堵飾以珠玉殆非人世
所有即引見仙子十數左右侍衛華裾靚粧弇遍拜且謁
之中有一美人曰聞吾子西遊蜀都歷訪佳景春照將盡
花丹芳妍願聊奉一醉無以延致為疑既坐即張樂飲酒
其陳設餚膳奇味珍果金石絲竹雅音清唱皆非世之所
見聞弇乘間問曰弇自上國歷二京至於帝宅崇嚴侯家

繁盛儔今之所覩固不可偕矣然女郎何為若此之貴耶美人曰余非人間人此蓋玉清仙府也適欲奉假以鄭氏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雲今天子尚神仙之道余欲以此樂授吾子而貢于聖唐之君可乎弁曰弁一儒生耳在長安中區區九陌以干一名望天子不可見又非知音者若將貢新曲固不可為也美人曰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一二寶為贈子其售之可畢世之富飲畢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瑶盃光瑩洞徹又出一枕謂之紅蕤枕似玉

而采其文微紅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尤甚於玉俱授
弇弇拜而謝之别去行未及一里顧夫向者之亭杳然但
荒榛而已遂挈寳入長安明年復下第東遊廣陵商胡詣
訪其寳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寳也千
萬年中無見者以數千萬金易而求之弇因大富築室江
都竟不求聞達亦不知所終焉後數年玄宗夢神仙十餘
人持樂器集於庭奏曲以授請為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
雲既晨興即以玉笛虛而習之傳於樂府此正符蜀亭美

人使舁上奏之曲也

逸史云唐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牧放無僕使驢走趂不及約行二十餘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驢復走入崔生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草樹巖巒悉非人間所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生呵斥生曰塵俗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長丈餘鬢髮皓素侍女滿側延生上殿與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生曰此

非人世乃仙府耳驢趍益遠予之奉邀其唯一女願事君
子此亦冥數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謝顧左右令將青合來
取藥兩丸與生服訖覺腑藏清瑩逡巡摩搔安若蟬蛻視
鏡如嬰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蓋仙藥步虛與妻相見真
人空際皆以崔郎為戲每朔望仙翁乘鶴上朝蘂宮每言
階品尚列甲末得在天真之列必與崔生別翩翻於雲漢
之內矣歲餘嬉遊佚樂無所比因請曰偉血屬要與一談
非有戀着也請略暫迴仙翁曰不得淹留譴罪極大與符

一道云遇禍患此可隱形然慎不得遊宮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即開却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苑囿大內會劒南進太真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翫上曰晝日計無賊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寢殿戶外後果得其本末上令笞死忽記仙翁臨行之符遽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甦起即啓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居遂令

百人具兵仗并衛士同送且覘其故知至洞口復見金城
絳闕仙翁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相信幾至顛躓崔生
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以杖畫成澗深濶各數丈
令名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絳橋遣生登步却滅既
渡崔生回首謝送者曰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
見唯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遥望空山而已
青城甲志王真觀在上皇觀前世傳唐王真公主修養
於此儲福宮在天倉山有玉真公主及明皇像　按舊

唐書景雲二年改昌隆公主爲玉真公主仍置玉真觀天寶三載玉真公主先爲女道士讓號及實封賜名持盈此之謂也

逸史云章仇兼瓊尚書鎮四川常令左右搜訪道術士有一鬻酒者酒勝其黨又不急於利賒貸甚衆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酒皆至數斗積十餘石即併還之談諧笑謔酣暢而去其話言愛說孫思邈又云此小兒有何所會或報章仇公公乃遣親吏候其半醉前拜言曰

尚書令傳語渠若心修學知仙官在此欲候起居不知俯賜許否四人不顧酣樂如舊逡巡問酒家曰適飲酒幾斗十曰一石皆拊掌笑曰太多言訖不離席上已不見矣使者具報章仇公遂潛駕往詣四人又來飲公服至前躍出再拜自稱姓名相顧徐起唯䕳材四枝在於坐前人不復見時玄宗好道章仇公遂奏其事詔召孫公問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仙格絕高每遊人間飲酒處處皆至尤樂蜀中自後更令尋訪絕無蹤跡

仙傳拾遺云唐羅公逺彭州九隴人又云武陽人修道於灘沅常往來青城大霍二山開元中因游鄂州刺史園亭刺史問何來荅云適見守江龍來此刺史未信曰須令見其形曰請俟後日及期刺史與郡人皆至見一白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隱刺史具聞明皇召見每問無不稱旨一日上與張果葉法善擁爐坐公逺亦在坐張葉以術取劒南菓目熟子謂午後必至及夜未到相顧而語曰莫是羅君否公逺笑遂出爐中一火筯

斯須使者持目熟子至葉詰之使者云到京焰火亘天無路可過頃稍息方得至此二人皆失色開元中中秋夜上於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否乃取拄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問曰此何曲曰霓裳羽衣也及回却顧其橋隨步而滅上每名公遠與法善試法而公遠常勝尤善自隱上欲傳其術公遠曰陛下玉

書金簡已格九清真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為繼文景之恭儉豈可以萬乘之尊輕徇小術耶若盡臣術必懷璽入民間困於魚服矣上怒罵之逐走入殿柱中數上之過上愈怒易柱破之復入土礎中又易礎破之為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長寸餘上謝之仍如故上又堅學隱形之術公遠雖教之然託身隱常有不盡或露裾帶或見影跡上怒斬之其後數年有中使自蜀還見公遠於黑水道中謂使曰吾自晉成帝咸和年

間入蜀棲脩林泉聞天子好道而來欲以至道俯教人
主上延我於別殿遽以靈藥為索我告以人間之腑臓
葷血充積三田未虛六氣未潔請俟十年而授不能守
此誡約加我以丹頸之戮然得道之人道氣混合豈世
俗兵刃水火所能害哉因出一書謂使曰可以此達上
上必悟仍以蜀當歸為寄遂失所在天寶末明皇幸蜀
公遠又迎於劍門至成都拂衣而去明皇自蜀還京方
悟蜀當歸之寄公遠於蜀九仙臺上昇彭漢之人至今

立像祀之　按靈驗記云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家於濛陽羅江壩接九龍什邡之界在灘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宅脩道於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朝出入帝宮輔道真聖德自有內傳至今隱見於堋口什邡楊村濛陽新繁新都畿服之內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為老嫗或為丐食每風雨愆期田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仙品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事也楊村居人衆以旱暵將禱於洛口後城李冰祠熱甚憩路樹陰下忽有老嫗歇而問

曰欲何往衆以祈雨事答之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見衆知嫗即真人於是焚香以告俄而風起雲布微雨已至衆乃還家是夕數十里内甘雨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宫塑像焉諸鄉未得雨處傳聞此説以音樂香花就新宫祈請迎就本村别設壇場創宫室雨亦立應又為乞士於堋口江畔謂人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遷居以避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即移卜高處其不信者安然而處五六日暴水

大至漂壞廬舍損溺戸民十有三四居人以為信立殿
塑像以祠之金銀行人楊初在重圍內配納贍軍錢七
百餘千貨當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為供軍司
追促必託以他出恐母為憂嘗於山觀得真人像幀一
幅香燈嚴奉已數年矣至是真人託為常人詣於肆中
問其所納官錢作何准備具以困窘言之此人令市生
鉄備炭火明日復來然炭壘鉄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
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不忘

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更肥家復引初往山中時令歸覲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老能返壯矣 又按師堯俞羅江車嵓記略車嵓在縣治北二里許舊碑云車公道人上昇之所太平興國四年綿州奏言唐真人羅公遠以是年春乘龍車往來山中民聚觀者數千輩護軍陳覃尉范處筠按驗石上轍跡深三尺許

廣德神異錄唐玄宗天寳十三年重陽日獵於沙苑時

雲閒有孤鶴徊翔玄宗親御弧矢中之即帶箭徐墮將及地丈許歘然矯翼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西十五里有明月道觀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精慤者始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特甚幽清有自稱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至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待之佐卿至則捿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不計也一日忽自外至神彩不怡謂院衆曰吾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

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嘉境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覩其箭命侍臣取而翫之蓋御箭耳詢諸道士具以實對即視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從田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翻飛而集于斯者歟

仙傳拾遺云楊通幽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名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玄宗

幸蜀屬念貴妃往往輟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訪方
士冀少安聖慮咸云楊什伍有考召之法徵至行朝上
問其事對曰雖天上地下冥寞之中鬼神之內皆可歷
而求之上大悅於內置場以行其術一夕奏曰已於九
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摟訪不知其所上曰妃子當不
墜於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
之間空虛杳冥之際亦遍尋訪而不知其處上慽然不
懌曰未歸天復何之耶炷香冥祝彌加懇至三夕奏曰

於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之內十洲三島江海之間
亦遍求訪莫知其所後於東海之上蓬萊之頂南西廡
有羣仙所居上元女仙張太真者即貴妃也謂什伍曰
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大陽宋宮真人偶以宿緣
世念其願頗重聖上降居於世我謫於人間以為侍衛
耳此後一紀自當相見願善保聖體無復憶念也乃取
開元中所賜金釵鈿合各半玉龜子一寄以為信曰聖
上見此自當有省言訖流涕而別什伍以此物進之上

潸然良久乃曰師昇天入地通幽達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筆賜名通物千段金銀各千兩良田五千畝紫霞帔白玉簡特加禮異暇日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臣名命之術曰可輔贊太平君然後得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絕聲利遠囂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大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門而往何所為礙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灼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

之遠萬方之大應念倏欻何所拘滯予所以然者形與
道合道無不在毫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居之上善其
對居數載乃登後城葺靜室天真累降於其處一旦與
羣真俱逝　按什伍青城山錄記及董逌畫跋皆作陳
什邡未詳孰是　又按紀夢錄云明皇幸蜀回居南内
嘗夢中見妃子於蓬山太真院作詩遺之使焚於馬嵬
山下云風急雲驚雨不成覺來仙夢甚分明當時若恨
銀屏影遮隔仙姬秪聽聲明皇又作妃子所遺羅襪銘

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絶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鈎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脱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

集異記云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之所占積薪棲棲而無寄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内姑謂婦

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圍碁一賭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寂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

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
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畧積薪即
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
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廬矣自是積薪之
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
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
李真人者名亞久居什邡邑北龍泉觀中有井名秀華
殿前喬松數株常有二素鶴棲于上真人有劍二口忽

一日辭諸人曰我當去矣次夜里人守之見眞人背劍

一乗劍一入井絶迹焉明皇幸蜀有司上其事勅賜靈

應公賜名龍泉觀俗呼掛鍾樓出本志

仙傳拾遺云馮大亮者彭州導江人也家貧好道每道

士方術之人過其門必留連延接惟一牛櫗步磨以自

給一旦牛死其妻楊對泣歎曰衣食所給在此牛耳牛

既死何以資口食乎慈母山有一道士每憩其家是日

復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攣

綴如牛形所不為脚以繩繫其口驅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爾以此牛拽磨力倍於常道士亦不復來數年盛暑牛喘甚急救童憐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漸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賓客有樵叟三五人詣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益敬忽一人曰我輩八人明日俱來共謀一醉無以客多為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柟木一枝纔

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懽而去曰勞置美酒無以為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彼時可貢助天子垂名國史十年後會於岷嶺巨人官當授以飛仙之道言訖而去旬日樹已凌空高十餘丈大徑尺其家金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雖王孫糜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貢錢三十萬貫以資國用　按氏族大全作馮大量慈母山亦名聖母山在蕖江縣西南五十里陵州志云譚仙子宜乃郡人譚叔皮之子也生於唐開

元之季墜地能言九歲身踰六尺髭鬚殊常不飲不食走及奔馬二十忽失所在鄉里神而祀之因父母念不置大歷元年丙午忽還家霞冠羽衣語父母曰兒為仙官不司人世鄉里奚祠焉祇恐憑妖耳請亟毀之其下有黃金數千兩掘之可給一鄉言訖騰空去後果如其言所掘處湧水成池因名譚子池亦名天池

廣異記云唐大歷初韋行式為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耽翫道書神仙修煉之術有步

卒丁約者執廝役於部下周旋恪勤未嘗少惰子威頗私之一日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軍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決不可留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其非碌碌求食者尚縈俗間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食此非能長生限內保無他恙因褫衣帶得藥數粒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當棄世俗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心亦復遐壽五旬

後近京相遇此際無多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擢明經第調數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衰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華夕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喧詢其由曰劉悟執逆賊李師道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纍纍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臂長驅而西齒髮殭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丁微笑遥謂威曰尚記臨卬別否一瞬五十年矣幸今相見請送至前驛須臾到驛則散縶

於廊舍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脱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别之恨且歎威衰耋威謂曰仙兄旣先見之明聖朝奄有天下何為作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詰耳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劒解水解火解寔繁有徒嵇康郭璞皆非受戮害者我以此委蜕耳異韓彭與糞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之他問不對威曰明晨法場寓目豈蜕於此

子丁曰未也夕當甚雨不克行刑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别言訖還館復自穴入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温泉日已晡矣風埃忽起夜中果大澍雨遲明泥及骭改日行刑兩宿方霽則王姬有甍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果至十九日獻廟廵鄽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飲僕飽馬詰旦往棘圍候馬亭午閒方號令回覩者不啻億兆衆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遥目子威笑頷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

筆霜鋒倏及之次丁因躍出而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即登酒肆脫衣換觴與威對飲云某當入蜀自此遊適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侯于崑崙石室之間矣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

仙傳拾遺云大歷中西川節度使崔寧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憂惶不已莫知其計素知道江彭殖者有道術召而語

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之時封題印署如故崔公深異之禮敬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云殖師姜玄辨至德中於九隴觀捨力焚香數歲因拾得殘闕經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咒術備足乃選深山幽谷無人跡處依法作壇持咒晝夜精勤本經云一十四日玄辨為九日而應忽有黑風暴雨驚駭於人視之雨下而壇場不濕又有

雷電霹靂奇形異狀鬼神繞之須臾又有鐵甲兵士金甲兵士各數千噉噪而下純不驚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一天女着繡履繡衣大冠佩劒立問玄辨曰旣介呼名當何所求玄辨以術數為請六甲兵仗一時隱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徵求無不立應以術授殖謂曰術之與道相須而行道非術無以自致術非道無以延長若得術而不得道亦如欲適萬里而足不行也術者雖萬端隱見未除一死籙固當棲心妙域注念丹

華立功以助其外錬魂以存其內內外齊一然後可以適道可以長存也峩眉山中神仙萬餘人自皇人統領置官府分曹屬以度於人吾與汝觀道之纖芥未造其玄微龍蛇之交與汝入洞府朝真師庶可以講長生之旨也玄之辨隱去二十餘歲乃龍蛇之交為大歷十二年丁巳殖亦隱去不復見

鄭又玄本名家子居長安中少時與隣舍閭邱氏子偕學又玄性憍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閭邱子寒賤往往戲

而駡之曰爾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閭邱黙有慚色歳餘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參軍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宴遊累貢金錢之物又玄以仇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不預其友謂曰子有會宴而同舍不預豈其罪邪乃强為召仇既至飲以巵酒辭不能引滿又玄醉駡曰爾市井之甿徒知錐刀僭居官秩而與吾

為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慙而退棄
官閑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亦罷僑居濛陽常好黄
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高其風往詣之願為門弟子
居十年未嘗有所授又玄稍惰辭之而還過褒城逆旅
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深奇
之童子謂又玄曰我君故人也省之乎曰忘矣童子曰
吾生閭邱氏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為非類罵辱我又生
仇氏尉唐興與子同舍受我厚賂而謂我為市井之氓

子何驕傲之甚耶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於人間觀汝德將授汝神仙之訣而汝高傲如故終不得道矣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悔恨歸逾時而卒

酉陽雜俎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姥言郎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恨妾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願以季女為託明年果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公登庸其姥來謁

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室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必矣李公為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盃便請别李公留之不得但言乞庇我女因贈金帛襦幗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枝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索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為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悟即遣使分訪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即

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岳三郎李公如巫所說是兒忽能言因是蜀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怙勢莫敢言者洎相國崔鄲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遞出西界尋在貝州李公𡍼盧氏家舍其靈歇矣

元草茅進士時英龍君廟記唐長慶元年劍南西川益州新都縣南十里有山曰龍門北面有洞府靈湫乃古龍君隱顯之地後靈池縣開元村有茹榮者十五覽集

羣書為縣吏親終、廬墓感慈烏白兎紫芝瑞草寶歷二年勑旌其孝及冠不娶貌不少衰於當時六月十五日祥煙繚繞異香遍垓俄頃雷風大震驟雨滂沱空中聞仙樂之音君昇半霄之上謂父老曰吾乃龍門栢茂山龍也托生茹氏化行孝道功行已就今奉玉勅上昇矣言訖飄然而沒　按古今集記成都縣南十里龍門山白龍廟祈禱輒應有碑傳為茹榮孝感飛昇處號白龍神君

仙傳拾遺云劉無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後生而聰悟八九歲道士過其家見而歎曰此兒若學道當長生神仙矣自是探玄不樂名利弱冠閱道經學咽氣朝拜存真内修之事常以庚申日守三尸存神默呪服黄精白术志希延生數年入霧中山嘗遇人教其服餌雄黄凡三十餘年一旦有二人赤巾朱服徑詣其室劉問君何人也何以及此對曰我泰山直符追躡子不知子有何術我至三日矣冥期迫促而無計近子將恐陰符譴

責以稽延獲罪故見形相問耳劉曰余無他術但冥心至道不視聲利靜處幽山志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黃光照灼於頂超高數尺得非雄黃之功乎然吾聞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金一石之謂丹子但服其石未餌其金但得其陽未知其陰將何以超生死之難詣昇騰之期乎其次廣施陰功救人濟物柔和雌靜無欲無為至孝極忠內修密行功滿三千然後黑籍落名青華定籙制鬼神駕雲龍而上補仙官永除地簡九祖超錬七玄

生天如此則不為冥官所追捕耳今子雖三尸已去而
積功未著大限既盡將及死期豈可苟免也劉聞其語
心䰟喪越憂迫震懼不知所為二使徐謂之曰岷峩青
城神仙之府可以求詣真師訪尋道要我聞鉛汞朱髓
可致冲天此非高真上仙莫得修煉之旨我為子求姓
名同年壽盡者以代於子子勉而勤修無至中怠也劉
致謝二使乃隱劉如其言入峩眉山登陟峭險探求洞
穴歷年不遇復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數里忽

覺平傳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稱青城真人劉祈叩不已具述所值鬼使追攝之由願示道要以拯拔沉淪得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一巖室使栖止其中復令齋心七日乃示以陽鑪陰鼎柔金煉化水玉之方伏汞煉鉛朱髓之訣謂之曰胡剛子陰長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丹之經丹分三品以鉛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黃芽為田君臣相得運火功全七日為輕水二七日變紫鋒三七日五彩具內赤上黃狀如窻塵復運火二年日

周六百再經四時重履長至初則十月離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銀丸而服之可以祛疾二年之外服者延年髮白反黑三年之後服少刀圭遊散名山周遊四海爲初品地仙服之半劑變化萬端坐在立亡駕馭飛龍白日昇天大都此藥經十六節已爲中品便能使人長生藥成之日五金八石黃芽諸物與君臣二藥不相雜亂矣千日功畢名上品還丹謹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視形氣功行合道依而傳之劉受丹訣還霧

中山築室修煉三年乃成開成二年猶駐於蜀自述無
名傳以示後人入青城去不知所終
雲笈七籤云費玄真者成都雙流縣興唐觀道士也大
中末有道士自稱吳子止觀中淹留歲餘養氣絕粒時
亦飲酒其為志也泛然自適無所營為忽謂玄真曰吾
欲為師寫真可予玄真笑曰夫欲寫真先須自寫吳子
如其言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下筆惟肖頃刻而畢復自
為贊兼詩三章未嘗抒思其贊曰不才吳子知命任真

志向玄素心樂清貧涉歷羣山翛然一身學未明道形惟保神山水為家形影為鄰布裘草帶鹿冠紗巾餌松飲泉經蜀過秦大道杳冥吾師何人矚念下土思彼上賓曠然無已罔象惟親其詩曰終日草堂間清風常往還耳無塵事擾心有翫雲間對酒惟思月餐松不厭山時時吟內景自合駐童顏又詩曰此生此物當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對月卧雲如野鹿時時買酒醉煙霞自跋云寂爾孤遊翛然獨立飲木蘭之墜露衣烏獸之落

毛不求利於人間絕賣名於天下此山居之道士也題罷振衣理策而去

神仙感遇傳河東薛逢咸通中為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肴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饗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話于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訪焉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

甃有石床羅列上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熟軟美甘香
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間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爲信及齋
出洞門形狀究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散麩溲麥堆
鹽積豉不知其數又一二里溪水迅急旣濶且深隔溪
見山川居第歷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岸沙中有履跡往
來皆二三尺纔如有人行處薛公間之歎異靈勝而莫
窮其所以也　按輿地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
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資糧留於山中

又按世說曰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
遊觀其上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
乃投食於穴中墜者得之因循穴而行計可十許日忽
曠然見明有草屋屋中有二人對奕局傍有一杯白飲
墜者告以饑渴奕者以杯與之飲訖覺氣力倍加奕者
曰從此西行有天井但投入自當歸耳若餓則取井中
物食之墮者行出乃蜀中也已半年矣至洛下言於人
張華聞之曰此仙館也飲者為玉漿食者龍穴石髓耳

如此則少室昌明洞穴相連故其事亦類
續仙傳云杜子昇字可雲自言杜陵人莫測其年壽飲
酒三斗不醉能沙書冬卧雪中三兩日人以為僵死或
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跡而行如醉乍醒唐杜孺休為蘇
州刺史忽聞可雲在城市乃延入州拜呼道翁賓僚訝
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道翁相善别來四十年
而裝飾顏貌一如當時後入杭越間去
杜廣成錄異記云柳子華唐朝為成都令一日方午有

車騎犢車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升堦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子為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歡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為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矣柳孫君慶乾符中為節度押衙青城鎮遏使頗好善常以藥石救貧民疾疫每躬親撫視健卒民庶孳孳焉勤恪奉公推誠及物為時人所重有一珠大如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世傳寶照物形狀毛髮形色一

一備足但皆倒立耳
宋馬成之清虛觀記云黃鹿真人者晚唐時人姓馬氏年七歲失怙恃鞠養於祖性慕玄虛黃老之學日誦千言一覽輒能記確守不移或勸以子女之職但笑而不荅人亦莫測其意時有黃冠野夫年踰七十顏如渥丹貨藥于市仙女户隙見之如有夙契因延至内坐請問修真之語師資相投遂授鉛汞符篆要術束髮頂冠歸心至道因易名道輿一日告行仙女詰其姓字曰汝無

我問久當自知乃留詩曰女是寄生枝男是冬青木冬青駕白鵠寄生跨黃鹿若遇冠相凌穩便拋家族早早上三清莫候丹砂熟仙女旦暮諷詠不絕若有所得俄而年已及笄迺祖逼以聘事仙女欷歔流涕曰女值不幸膝下受養將終身焉今蒙祖命但野分荒踈志友麋鹿舉案之勤非女所願迺祖憫之不拂其欲翌日命一女奴擕囊杖策穿雲而去既而夜徑林麓迷道忽覩燈燭熒煇若相引導窺見五人宛然古圖所繪者厲聲曰

仙女誌之菴于此即成道矣言訖隱去黎明仙女徘徊四顧見山朝水會真神仙之窟稽首拜禮因詢隸屬乃羅江東四十里也是時歲荒盜熾仙女捐所有俾墾闢疏鑿播種以時民忘艱食之患歷四十餘年脩養日精童顏不易一日遇舊所貨藥者忽至謂仙女曰汝功漸成矣而外丹未應故欲指訣乃出瓢中藥點土石為金銀各百以鎮丹臺祝曰勿用自守當有神護坐歷三歲丹珠自成汝脫身軒舉矣勉勵前修謹無中廢嗣後盜

賊屢睥睨鎮壇之物中夜變怪百出無不狼狽而走期月風雨暴至地湧甘泉銀化白鵝遊池金變黃鹿出市人無得而近之者至天祐間朱全忠行崔杼之事唐祚告終奸雄蝟奮羣盜揮戈而踵仙女之菴仙女曰汝等敢恣肆無天理乎顧無害居民菴中所積悉以相餉兒人未有足色將不利於仙女已而黃鹿白鵝突至仙女跨鹿風雨四起白鵝翔鳴前指引騰空而逝舊有丹竈尚在裂如雷吼爐中光彩射天少頃晻靄天雨瑠璃擲

地有聲歷時而化異香馥郁不散羣盜悲哀悔謝而退居人以狀聞於蜀主王建曰此蜀祥事也遂因其山為黃鹿鎮賜清虛觀之名

感遇傳云進士王叡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轂子三十卷六經得失史冊差謬未有不鍼其膏而藥其肓所有二種之篇釋喻之說雖高識洞鑒者有所不逮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矣然其咀吸風

露呼嚼嵐霞因亦成瘵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
逢櫻杖椶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儕輩名曰希道笑謂之
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瘠若斯辭以不然道曰疾
可愈也予雖釋仵有鑪鼎之功何疾不除獻委質以師
之齋於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精天魂金液地
魄坎離運行寬猛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近効六旬
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牡結陽呴陰滋神鬼滅
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今來拋日月受而製焉餌之周

星殄且瘳矣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殕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溫縣時鷙獸結尾爲害尤甚甗醉宿草莽露身林野無所憚怖斯亦蟬蛻得道之流也

北夢瑣言云僞蜀先主時有軍校黄承真就糧於廣漢綿竹縣遇一叟曰鄭山古謂黄曰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有刹金之號曰金煬鬼此年蜀宮大火至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祕術詣朝堂陳之倘行吾教以禳

鎮庶幾減於殺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度世於我而取之如三陳此術而不允行則子亦不免益淺於陰機也子能從我乎黄亦好奇乃曰死生以之既齎祕文詣蜀朝三上不達乃嘔血而死其年蜀宮災歲至申酉亡國殺戮之事果驗孫光憲與承真相識竊得窺其祕緯題云黄帝陰符與今陰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黄云受於鄭叟一畫一點皆以五行屬配通暢亹亹實奇書也

玉谿編事云前蜀嘉王頃為新繁鎮使理廨置得一鈇

鏡下有篆書十二字人莫能識命工磨拭先可鑒物挂於臺上百里之内並見復照見市内有一人弄刀槍賣藥遂喚問此人云只賣藥元不弄刀槍嘉王曰吾有鉄鏡照見爾賣藥者遂不諱仍請鏡看以手擘破肚内鏡於肚中足不着地冉冉昇空而去竟不知為何人其篆列之如左[illegible]詳見方物

景煥門話云偽蜀度支員外郎何昭翰常從知於黔南暇日因門步野經於水際見釣者謂翰曰子何判官乎

曰然曰我則野人張涉也余與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耶翰憒然不醒因藉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官然終於青城縣令我則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滿與君同歸山令不及到君公署中遂辭而去翰深志之後累歷官及出為青城縣令有憂色釣者亦常來往何甚重之一旦大軍到城草賊四起釣者與翰相攜入山何之骨肉盡歸城內賊衆入縣言已殺令臠而食之賊首之子自號小將軍其日尋覓不見細視縣宰之首即小將軍之首也

賊於是自相殘害莫知縣令所之後有人入山見何與張同行何因寄語謂妻子曰吾本不死却歸舊山爾等善為住計無相追憶也自此莫知所之

錄異記云黄齊衙隊軍偏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髭鬢皎白顏色嬰孺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下峽舟舡覆溺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

是往往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名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樹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夕因言曰蜀之山川是大福地久合為帝王之都多是前代聖賢鎮壓江源穿絕地脉致其遲晚凡此去處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虫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於西方四海可服汝當為我言之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餘里既歸亦話於人終無申達之路數月齊卒

又云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賨圌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犬焉鵶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為常又有巨蛇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頭於庭中月夜交摶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梃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薙草見臥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猫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

續博物記云廣德先生杜光庭處州人仕唐為內供奉避亂入蜀王氏爵為師臣嘗撰道教靈驗記二十卷隱

青城山白雲溪辛年八十五顔貌如生衆以為形解有文千餘首皆本無為之旨　按高道傳云光庭在青城山一日忽謂門人曰昨夢朝上帝以吾為岷峩主司令青城已創真宮恐不久於世矣光庭嘗畜一白犬目之曰吠雲令以胡麻油塗足繒布裹之可日行萬里及真宮成遂披法服升堂集門弟子囑别而化異香滿室吠雲亦號叫而斃　又按青城志云自延慶觀上二三里有觀曰洞天宋逸士費元規讀書於此唐道士薛昌飲

章陸酒得道有浴丹井杜光庭亦尸解於此
野人閑話云孟蜀翰林學士辛寅遜頃年青城山居則
古先道院在一峰頂内有塑像皇姑唐六代玄宗子也
一夕夢見皇姑教之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
壯心力不倦且資年壽汝有道性又不久在此須出山
佐理當代寅遜夢中拜請其法則與怡神論中法同玄
宗時中天師元有怡神論兩卷下卷中有神仙祕方三
十首則甘草丸為首又食杏仁法次之杏仁七個去皮

尖早晨盥漱了內於口中久之則盡去皮又於口中煖之逡巡嚼爛和津液如乳汁頻嚥但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可補血令人輕健安泰黃遜如法服之至今老而康勝年踰從心猶多著述

又云擊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年可三十餘在成都酒肆中以手持二竹節相擊鏗然鳴響有聲可聽以唱歌應和乞丐於人然詞旨皆合道意得錢多飲酒人莫識之如此十餘年矣一旦自詣東市買生藥黃氏

子家從容謂曰余知長者好道復多義氣今欲將誠素
奉說于君黃氏子曰君有事但得言之擊竹子謂曰我
乞丐之士也在北門外七里亭橋下盤泊今病甚多恐
不濟若終焉之後敢望持與燒埶今齎錢兩貫已充買柴
慎勿觸我之心是所託也自當相報因留其錢黃氏子
翌日至橋下果見擊竹子卧於蒹葭之上見黃氏來忻
然感謝徐曰余疾不起復與黃氏子金二斤又曰事須
不令觸我心肝則幸也珍重且辭言訖而逝黃氏子憫

然出渫者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備棺斂將出於郊野堆積柴炭祭而焚之即聞異香馥郁林鳥叫號至晚只餘其心終燃爐復更大如斗黄氏子以歸城心速語令人振觸之忽聞炮烈其聲如雷人馬皆駭逡巡有人長尺餘自煙焰中出迺擊竹子也手擊其竹嘹然有聲杳杳而逝黄氏子悔過作禮衆人皆歎竒異於戲得非不觸其心復在人間乎觸其心便可上賓乎復欲於黄氏子顯其蜺化乎始知成都迺神仙所聚之處如擊竹子者亦

多矣

宋史云蜀州宋宣教名耕性剛介一朝弃官去莫知所之有孫名德之官閬州提點刑獄罷職後遠尋其祖渡浙江至雪竇山見一蜀僧曰聞諸耆老山後㶁平山有一居士為宋宣教也德之躋扳至頂惟見丹灶存焉乃置祠其上而去

志林云宋章䇓字隱之𤼵流人著太玄疏三十卷號冲退處士䇓以養生治氣為事將死以小童自隨投謁告

別曰此間囂塵非修行所吾歸閬苑矣詳見詩話
丹淵集云彭州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宋初時號
為高貲修積善行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
不願仕辭回經過華山謁希夷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
其居為造藥一篼使擕歸餌之復教以度世延年之法
倚天既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枵然若將翩翩隨風而
起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闔者遣視之不見其人但
以杖十七莖倚門而去倚天妝之卒不知其所以致之

者自後胡氏之門愈盛倚天至七十八歲乃卒熙寧中
文同與可至其家觀其所謂杖與藥者杖非世間所有
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如彈丸赤黃有光隱雜寶中
其重若金玉因為作胡氏遇異人記
夷堅丙志云青城以二月望為道會四遠畢至巨室張
氏唐氏輪主之既集閉門罷乃啓籙衆方齋有道人扣
門閽者止之乃下茶肆脫笠掛壁間曰為我視此隨當
復來少頃笠旋如輪驚報觀中揭之下有詩云偶乘青

帝出蓬萊劍戟崢嶸遍九垓綠履黃冠俱不識為留一笠不沉埋衆相視悔恨

癸辛襍志云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沖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為黃金其人皎然王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沖別挽留不回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直紋未可量

但早年亦藉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
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
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
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
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後果如其言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高宗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
國書副杜時亮使金紹興十三年亡歸作恢復方略以
獻有告汝為於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

知南歸相檜將械送與金人汝為乃變姓名為趙復徒
步入蜀汝為身長七尺踈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
者遇之溪上款留與語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歷言
靖康間離亂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企道
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
志在為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為諸公所知命謬數奇輒
於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為能知死期將
終神氣不亂其妻錢莫知汝為死詣登聞鼓院以狀進

詺索之不得隆興二年事聞特官一子有忠嘉集行世
宋周時學射山通真觀記云紹興甲子予既遷葬先君
於學射山之麓歲時伏臘必來拜幽堂躬饗祀是時所
謂通真觀者兀然殿祠外支撐破屋數椽餘皆榛礫之
場也後二年予自蒲頓沿檄成都校藝秋宮來山中斤
斧丁丁土木之功過半已鬱鬱有氣象矣主香火鄧處
厚逢首黧面雜作於塵土中拂衣相顧揖且笑語如平
時處厚同里閈比歲相周旋素知其誠樸高行勞問久

之因謂天下無難事廢興果在人也處厚曰山野無動人之具惟辦一心以對天恐不足以任真人之責盍事有權輿不敢不告有羅先生者世以赤脚號之混俗奠養神全氣固美鬚髯紅頰目光炯炯凡言吉凶禍福如龜卜燭照少無差人爭見之一日出城之北門謁知府郭公舉家燒香拜跪環立惟謹次第言之皆如見最後一女子前問嗣息羅曰既祿食又有子恐晝於壽惟於荒廢寺觀作大緣事可以延之其夫何某受命調溫江

尉及得子皆如其說何聞學射山通真觀久廢欲施其
財而未決羅乃徒步閭道物色之處厚杳不之覺羅歸
而從臾何捐田百畝為齋厨之供處厚又取其地利之
積入脩造附益其𧰼施而枝梧之至紹興二十七年觀
成併得其田以歸烏乎蜀之山高水深固多隱士異人
往來廛市間異時如朱桃椎孫思邈爾朱先生者不一
今羅先生實其流輩邪至於以田而易年坐了其着艾
乃假脩短之論以奠其必從邪抑或夭壽有數而神符

秘呪果可以捐益之也予皆不得而知之

吳曦之叛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四川制置使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謂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與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

民乃子也豈有弃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叛也且曦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思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生死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

同為叛民也輔不能用嗚呼孰謂學道者流而不明於
大義者與

乾隆御覽之寶

蜀中廣記卷七十三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舉人臣曹勳祖